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 第二〇九回 弄幻術僧尼同宿 逞奸計惡霸遭殃

話說張洪、蔣豹、王鴻發、王春發四人得了濟公的銀子，飛奔逃走。但見濟公在後面氣喘氣喘追不上的樣子，四人好生發笑。恰巧前面有條巷子，四人便轉身進去，躲在一家門口，探眼望著外面。不上一刻，果見濟公由巷頭急急忙忙嘴裡奇怪奇怪的喊著走過了。四人歡喜不過。張洪大笑道：「該因運會，吃不算還要帶著走。這樣好主顧，還是第一回碰著呢。」王春發道：「還偏偏不欺公道，每人只分一錠，免得爭多爭少的你爭我奪，鬧個不了。」當下四人便將銀子向腰間收好。四人計議道：「如今我這件事可算了過，還有那件事怎樣辦呢？」張洪道：「只有一件難處，我們先取議妥了，免得臨時爭奪。這庵堂裡雖有四個尼僧，無如頂好只有一個，那當家的已五〇多歲了，未免嫌好釋歹，有些不大平允。」王鴻發道：「我吃苦些。我向來嫖這一個字，不大揀嘴的。只要頭上有個髻，腰下有條溝，煞煞火氣就罷了。但那結識那坐客的一個人，須要貼我個什麼樣子的貼頭。大家頭上頂著天，腳下踏的地，擺得天公地道的，也就沒得爭鬧了。」張洪道：「這樣說法，我便貼你二兩銀子，把好的給我受用，他們兩家頭不進不出。你們看這樣說法，可好不好？」大眾道：「正好，正好。」就此四人見外面已有一更向後，曉得二僧庵睡覺極早，便放步直奔那尼庵而去。看官，你道這尼庵是個什麼庵名？大率蘇杭一帶的尼庵，本沒什麼周正的。面上是修心的尼僧，其實是賣身的妓女，沒一家沒有王孫公子包住了房頭白相。一班青皮地棍，明曉得裡面不乾不淨，並不敢向他翻眼。單單張洪、蔣豹、王家弟兄這時所到的這個尼庵，委實一個苦修的清淨佛門，名叫樂善庵。廟中本有三個尼僧，一名普航，是個當家的，年紀已五〇多歲，又麻又駝，又瘤又矮，樣子是醜陋不過。

兩個徒弟，一名妙蓮，一名妙提，也不過中年村婦的蹊景。只因張忠夷有個妹子，嫁了一個姓吳的知府，不到兩年，這吳知府就死了，三年孝滿，張氏便立志修行，在臨安竹香寺出家。但這竹香寺卻是混帳不過，裡面同娼家一樣。當先這廟叫觀音庵，因老尼僧有一年翻造廟屋，因觀音庵這廟名外面叫得太多，恰巧有一個翰林到他這廟裡玩耍，老尼便請他重題一個清雅的廟名。那翰林有心拿他取笑，便代他題了一個竹香庵。外場上這三個字委實清雅，其實暗含的罵著他是「個個千人日」。

列位想一想，這尼庵可得周正了？但吳張氏誤入其中，只得趁空逃脫，另揀廟宇。

可憐杭州的尼庵被他跑盡了，竟尋不著一處安靜的。因此到了蘇州，尋著了這樂善庵，覺得歡喜不過，就在裡面住客。

不料偏偏被張洪、蔣豹、王鴻發、王春發四個地棍看見，曉得他廟裡沒得腳力，四人便商議了進來偷奸。所以脫了濟公銀子之後，他四人便一直來繞到庵後，四人便用爬牆釘上了院牆，朝裡一看，裡面四處漆黑，只有一間房裡燈還未熄。四人便抽出腰刀，縱身落地，走到窗前，朝裡一望，但見那間房裡收拾得乾淨不過，梳妝鏡架，粉奩衣筐，同居人家閨閣裡一般。桌上一盞燈台，上面燒著半枝紅燭；中間一架柳葉式的香盒，裡面芸香裊裊，那一種撲鼻的香味，委實鉤魂攝魄。再朝裡一看，左邊一架紅漆衣箱，右邊一副皂角漆描金的衣架。那衣架旁邊一張方桌，壁上掛一軸釋迦牟尼講經條幅。這釋迦牟尼，照那廟宇裡塑的那三尊大佛，少年閉目的形像。其實並不是的，這位佛爺本是印度的一個大宗教家，就同我們中國的孔夫子差不多，八〇七歲才死的。其實他的形像，虬眉虎目，環眼卷須。因張洪究竟武生的出跡，尚能看出一點究竟。再朝那牟尼佛像旁一望，卻是一副銀紅盤金的琴條，上面那一副對聯寫的是：

何謂色？何謂空？空乃色實；局雲道？局雲理？理而道成。

一副對聯那字跡真個寫得是龍飛鳳舞，上款寫的是普航師雅鑒，下款寫的是西湖濟顛書。

四人看了一會，忽見那當中一牀上的帳門，「索索索索」的抖個不住。再朝踏板上一望，下首排了一雙繡花的小僧鞋，上首褪了一隻泥五千秋的草鞋。四人正然詫異，忽然那帳門裡面伸出了一雙釘鉞似的手，將帳門找了一找，轉身爬出一個精赤條條的和尚。那身上寸絲不掛，走下牀來，將桌上一把酒壺抓起，嘴對嘴的嚥了一氣。又聽那牀上嬌聲嬌氣低低的喊道：「師父來困罷，沒要凍壞了。那冷酒是喝不得的。」四人定睛細把那和尚一看，原來不是別個，就是在酒店同在一起吃酒的那個邇邊貨。候著他睡進去，便跑遠些議道：「如今我們不是看西洋鏡子的，也可以動得手了。但是這和尚占著了，倒有些不好辦呢。」王春發道：「有甚不好弄，我們一同進去，他如好好的相從，那便沒事，若然稍不順當，我們弄他一個先強姦，然後把和尚尼姑再捆住一起，豈不是名利齊輝嗎？」王春發說畢，便牽了一牽三人的手，說著：「我們就此便進房去嗎？」蔣豹道：「他這個癆瘟吊窗，還不容易搽呢。」王春發道：「我看你們這些不濟事的眼睛，怎能偷花，只好去偷屎吃！你看那旁邊的房門不是開著嗎？那明間的亮桶也不曾關，我們一腳由明間直奔房裡是了。」

四人計議已定，便把手上的刀順了一順，一窩蜂似的由明間直奔房間。果然那些門戶都不曾關，便當得了不得。只有那房門掩了半扇，四人將那半扇門一推，直衝而入，不料忽然那四人腳下就同落了空一般，只聽「哼通哼通哼通」幾聲，四人都步在一個深坑裡面，卻不曉得是一個什麼所在，但覺渾身噴鼻。結竟這四人落在什麼所在，且聽下回分解。關，便當得了不得。只有那房門掩了半扇，四人將那半扇門一推，直衝而入，不料忽然那四人腳下就同落了空一般，只聽「哼通哼通哼通」幾聲，四人都步在一個深坑裡面，卻不曉得是一個什麼所在，但覺渾身噴鼻。結竟這四人落在什麼所在，且聽下回分解。